



● 陳樂融

作家、作詞家、主持人。投身音樂工作多年，創作過多首膾炙人口、耳熟能詳的歌詞作品，如《瀟灑走一回》、《感恩的心》等，也涉足戲劇界，參與多部舞臺劇、音樂劇，著作、翻譯作品超過二十餘本，也擔任歌唱選秀大賽評審，是位活躍於幕前幕後的多棲創作人。

寫字 是種恩賜

寫字是種恩賜。寫字之前，先會言語。從小學一年級代表班級參加看圖說故事比賽，大概注定了我以言語、文字行走的一生。

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哲學教授約翰·瑟爾說：「文字甚至具有我們不知道的創造能力。」文字不僅是紀錄所思所感的工具，也在書寫過程中，刺激大腦神經元產生之前可能不會出現的連結。

文字並非僅僅像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泥板，承載一筆一劃的信息，文字還可能是通往人類集體意識的某種超連結。

當我寫下一段話，當我讀到一段話，其實我和別的心靈正在未知的時空進行某種演繹、詮釋和反饋，只是對象可能非我所知。

當你記得一句影視對白、一首流行歌詞，可能就跟你記得（不管自願或被迫）的名言佳句一樣，擁有強大的後座力。

我喜歡寫，有點像中了蠱，不管有沒有機會成書、不管多少人在乎，光是書寫（不管日記、信件或網誌），似乎都可以抒解內在焦慮，成為和外在對話的寶貴橋樑。

有人苦於沒有靈感、有人言詞笨拙，對於我，表達可能從小學一年級起（當然可能更早）就不成問題，我的問題始終在於尋求夠格且善意的聽眾，一如我們絕大多數人對美好人生的追求——你知道它夢幻，卻依舊期待有跟你同樣信念的同伴。

很久以前，我在某本書寫了篇名為「對得起尊貴的你」的自序，據說，這句話讓當時某位同輩作家解讀為「陳樂融以為他很尊貴」而不以為然。這誤解莫名得可以，而竟發生了。我那篇文章結尾明明寫著：「希望我們每個人，都對得起生命的尊貴。」從哪一點透露出我比讀者尊貴的小尾巴？

連同為文字工作者，都可能因對人的偏見而徹底誤讀了文字。親愛的人啊，我們今生還有多少文字的恩賜與詛咒需要周旋？END